

《少年游》续集

鵝城人物志

羽戈 著

如果说《少年游》是「朝花夕拾」，
《鵝城人物志》就是「生死场」。

一个家族的沉浮，

一座

他们

照见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鵝城人物志

羽戈 著

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鹅城人物志 / 羽戈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495-8005-7

I. ①鹅… II. ①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453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6.5 字数: 100 千字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6 000 册 定价: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绪论

第一节 课程性质与任务

第二节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与要求

第三节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

第四节 本课程的教学考核与评价

第五节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与条件

第六节 本课程的教学进度

第七节 本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

第八节 本课程的教学总结

第九节 本课程的教学反思

第十节 本课程的教学展望

陈 石	3
陈 墨	11
陈秋离	21
周惜朝	38
周子钦	48
周 渝	60
江大道	73
陈飞龙	81
鹅城二贤	109
谢 澍	122
周百科	134
朱 发	144
李老板	159
何其正	167
李全一	176
魏蓝与魏青	189
致陈余	201

南方书简

商略

很多年了，我想告诉你

我在南方的小小状况

那是在纸片之上构建起的另一片居所

同样的河流、沼泽

和被浓密的绿覆盖的丘陵和平原

同样生活着的人民

这样告诉你，并非为了炫耀

而仅仅是向你说明我的愿望

美好的事物和纯净的心灵

在我写下的这一刻，还未消失殆尽

陈 石

《城市之光》编辑部的办公室分里外两间，那些年来，陈石一直坐在外间右侧的窗下。书似青山常乱叠，在他的办公桌上层峦叠嶂的却不只书籍，还有文件、照片、名片、药片、光盘、盆景、手套、围棋子、烟灰缸、硬币与钞票、一盒快发霉的望海茶，以及横行无忌的蟑螂等。保洁阿姨见此，不由职业病发作，屡次准备出手，都被陈石断然拒绝。有一回趁他出差，保洁阿姨花了大半个小时，才把鸡窝一般的办公桌收拾干净，从中翻出的零散钱币，加起来约有三十元，换来两个洞桥八戒西瓜。不想翌日陈石回来，看到纤尘不染的办公桌，竟不落座，反把保洁阿姨找来狠狠训斥了一通。我与他同事一年，只见他两次发脾气，这是第一次。

不出一周，陈石的办公桌便恢复原状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，照在他的棒球帽上，阴影遮住了半张脸，紧绷的嘴角愈显凌厉。他端坐于明暗之间，往往半日不发一语，静默如石佛。每次办公室的小可走进来，都要惊呼：陈老师，您入定了！

2007年立夏，我第一次推开《城市之光》编辑部的门，见到的陈石，便是如此光景。2008年夏天，他离开杂志社，我拍了一张照片留念。形容憔悴的他蜷在电脑椅中，静默如故，浓浓的倦意从他身上弥漫开来，身后错落的书堆，仿佛随时都会倾倒。

那时编辑部除了陈石，还有两位诗人：一个天天给政府部门及官员写赞美诗，一个天天给鹅城大学一个属兔的女生写情诗，二人互为读者，并在网上使用马甲相互吹捧。陈石不胜其烦，不过依他的性格，却也只能沉默。

我进入《城市之光》编辑部，恰因两位诗人先后离职。主编为了省钱，遂压缩编辑部的人力，令两个人负担三个人的活。月底开例会，我抱怨不堪重任，提议招人，面如满月的主编呵呵而笑，却不表态。陈石正在纸上乱画，抬头白了我一眼，忽然打了个呵欠。主编急忙道：散会，散会。

陈石出身《鹅城日报》，熟谙体制与办公室政治。他对世情

常有极明澈的洞察。至今我犹记得他的两个论断。有一次谈及主编喜欢摆谱，他说，其实最爱摆谱的人，一是领导的秘书与司机，二是财务人员——这不是狐假虎威，而是权力的代入感在作祟。还有一次，我俩去采访一位贸易局的官员，那厮递来的名片上面密密麻麻，这个长那个长，大约有十来个显赫的头衔，其职务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号，标明行政级别：副处级。回到办公室，陈石把官员的名片丢进垃圾桶，笑道：看一个人的名片，头衔要是超过五个，此人便无足观矣，真正的大人物，名片往往十分简单。后来听说，虞洽卿的名片仅七字：浙江镇海虞洽卿；宋霭龄的名片仅三字，即其名。

陈石从来不用名片。由此可知他的为人：世事洞明，却不趋于流俗。2002年，他从鹅城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即被招入《鹅城日报》，据说是名人推荐，社长特批。彼时日报门槛高不可攀，一般非硕士不要，本科则非名牌大学新闻专业不要。鹅城大学不过二流，它出产的本科生能被日报垂青，不啻是天赐的福分。可惜，对此福分，陈石毫不珍惜，弃若敝屣。他在新闻部仅仅工作一载，便自我放逐，调到了组建不久的鹅城网。原以为远离了指令与红包、废话与谎言，办公室生活会安逸一些，哪知鹅城论坛的日常运作依然要周旋于政府的禁令与网民的怨

言之间，左支右绌，两头受气。半年后，他直接挂断了宣传部的指示电话，随即递交辞职信，只写了五个字：老子不干了。

回忆记者生涯，他说写文化新闻比写政法新闻更令人恶心。他曾推荐我读尤里·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《针尖上的天使》，书中一位记者的话，道尽了他当年的不堪：“我的谎言是纯净的，不掺和一丝真相。”

离开鹅城网之后，他去北大旁听了两个月的课，结果无比失望：北大已经不是他从纸上读来的那个自由、开放、圣洁的北大。回到鹅城，他致信授业恩师、鹅城大学中文系的剡教授，述说苦闷，剡教授回邮，言辞恳切，建议他放弃理想主义的高蹈，回归地面，物来顺应。他给我看过那封邮件，解释道：我不是理想主义，我只是有所不为。这句话，如今我常常引用，以掩藏自己的犬儒。

2005年春，《城市之光》出世，陈石是创始人之一。此后三年，他的肉身与灵魂都虚耗于江南路那两间杂乱无章的办公室里。花开花谢，时光摇曳，那个刚直、耿介的陈石消失了，待我进杂志社，所见到的陈石，却是惘然、虚无，满身倦意。他对世间万物，不只工作，包括他一度酷爱的小说、围棋，都丧失了兴致和激情。这不是无力，而是无谓，他的心空空荡荡，

像一个被掏空的茧。

平日无论炎凉，陈石都要戴一顶红蓝棒球帽。起初我以为他是棒球迷，便与其谈洋基队的历史与现状，不想一问三不知。原来他的棒球帽，只是为了遮掩秃顶。他自24岁起便开始神经衰弱，严重脱发，同时失眠。白昼还可用琐事打发，所谓以无聊之事，遣有涯之生；长夜漫漫，如没有尽头的虚空，他唯一的武器便是写作。他曾在天涯论坛连载了两部长篇小说，不过直到去世，犹未写完。未完成的篇章，恍若残缺而孤独的伤口，吞没了那个在灯下枯坐的年轻人。

他一直孤身一人。记忆之中，我从未见他谈及家庭，友朋亦复寥寥。有一次主编大发善心，给他介绍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康城女孩，并亲自安排相亲，还怕他不会与异性打交道，特地令我作陪。那顿晚饭约在美好饭店，虽仅一小时，却是我吃过最煎熬的一顿饭。女孩说十句，陈石才淡淡回复一句，好似受潮的木头被重击而发出的沉闷声响。他眼神缥缈，越过对面女孩素雅的脸庞，直达不可知的远方。我陪坐一侧，度秒如年，他却处之泰然，如一个局外人。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一再的冷场与尴尬，起身把单买了。

出门之后，他默默无言，拼命把棒球帽往下压。穿过月湖，

一位盲人正蹒跚而行，他遂高声指路，叫盲人停在路边等待绿灯。我们往前走了三五米，他却不放心，和我招呼了一声，转身返回，直接把盲人送过马路。其时车流稀疏，暗黄的路灯光落在他的棒球帽上，有一种悲悯的色泽。

想起一则旧事：他写过一中篇，早已设定结局，但在网上连载之时，被指格调阴沉，于是他花费一夜时间，重写了近3000字的结尾，女主角没有自杀，而是找回了旧爱。我说：这一改，小说前后脱节，意蕴全无。他摇头：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，我从不指望作品拯救天下苍生，能得一人愉悦，即大欢喜；一人心安，即大慈悲。

张大春说：“于无可救药之地，疗人寂寞，是菩萨行。”

只是，疗人寂寞者，却在无垠的寂寞之中，作茧自缚。

2008年7月，初夏出奇炎热，他离开了《城市之光》。导火索是一个风水广告，他要拿掉，主编坚持非上不可。一贯淡泊、隐忍的他一反常态，与主编激烈争执，最后一把扯下棒球帽摔在桌上，我看见他的秃顶，如辽阔的荒原。

离职那天，我们在楼下的川菜店吃饭。他似乎解脱了，神情稍有舒缓，一顿饭说的话，比平时一周还多。走出店门，碰到一位和尚推销佛珠，我开玩笑说：抱歉，我是基督徒。和尚

一笑而过，他却蹙眉良久。回到办公室，他问：如果碰到基督徒传教，你怎么说？我答：我会说自己是党员。他竟大发雷霆：你完全可以直接拒绝，何必撒谎，信仰岂容玷污！

我们不欢而散。

此后交往渐疏。我们原不是过从甚密、倾心吐胆的朋友，甚至谈不上特别投缘。共事一年，他日渐消沉，我则日渐入世。他的专长是文学，尤擅小说；那时我的兴趣，则在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研究。就连生活习性，我们都大相径庭：他是典型的鹅城人，口味清淡；山城四年，则造就了我的重口味。他好下围棋，我爱四国军棋。他看我杀过两盘，批评道：你算计太多了。我反唇相讥：围棋不是最讲究算计么？他笑笑，却不争辩。这方面，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，我的胜负心太重，他则向来不以输赢为意。

2009年初，大概临近春节，我收到一封信，内含贺卡与照片各一，系陈石从西藏寄来。贺词仅一句：终未免俗。我暗笑，难得见他这么幽默，恍如石头开花。贺词源自一个典故：以前他曾嘲讽我，说当代文人四大俗，上一次镜、出一本书、去趟西藏、信基督，你已经俗过两次了。

照片冲印相当粗劣。陈石坐在寺庙的台阶之上，脚下泥泞

一片，他剃了光头，咧嘴傻笑。背景貌似阴天，他满眼阳光。

两个月后，噩耗传来。他回到鹅城，神经衰弱愈发严重。早在前两年，为缓解失眠，本来滴酒不沾的他开始喝酒，以至半年之后，每日无酒不欢。那天，他喝了大半瓶威士忌，然后吃安眠药，不知吃了多少，这个黑夜的孽子，就此长眠于黑夜。

他是自杀呢，还是酒醉之后的误操作，没有人知道。

也许，没有人想知道，包括我。

鹅城十年，识人千数，交友百计，30岁的陈石却成了我的第一个故人。

陈 墨

2009年3月底的一个上午，我正校对杂志样稿，收到陈石发来的消息，内容是他的死亡。愚人节快到了，我以为这是玩笑，便把手机搁在一旁，继续校对。拿起红笔，忽然觉得不大对劲，陈石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，于是重读了一遍信息，发现讣告结尾标明了发信人：弟弟陈墨哀告。

我从未听陈石说起他还有一个弟弟。

陈石火化那天，我一早赶到殡仪馆。吊唁者中，我只熟识鹅城大学的剡教授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他的哀伤溢于言表。轻声招呼了两句，我正待询问陈石的身后事，一位身量极高的青年快步走来，剡教授给我介绍：这是陈墨，陈石的弟弟。

当时我不会想到，在此场合见到的陈墨，日后将成为我的

好朋友，正如我不会想到，那日吊唁者不足十人，却有半数，将陆续进入我的生活与命运。

陈墨十分热情，给我介绍他的家人：那对老年夫妻是姑姑陈春成和姑丈周子钦（我答：听过周先生讲课）；那个哭红了眼睛的少女是妹妹陈余；那个穿红衣服的胖子，欸，他听说陈石去世，特地从美国赶回，早晨刚到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，是姑姑的儿子、陈石的表哥周惜朝；远处那个长发中年人，是父亲陈秋离……

我听到陈秋离的名字，凛然心惊：鹅城文坛，谁人不识陈秋离？原来，他竟是陈石的父亲。只是这一对父子，实在没有一丝相似之处。

同样，将陈石与陈墨置于一处，恐怕无人能够判断他们是亲生兄弟。陈石身材中等，相貌平淡，摘下棒球帽，愈发灰头土脸，俨然水电修理工。陈墨则酷肖其父，额头宽阔，眉目清秀，身高则更胜一筹，足有一米八五，也许因为太高了，身体习惯性前倾，看起来微微有些驼背，不过这非但无损他的美男子形象，反而给人以骨骼清奇之感。

我问陈墨：杂志社还有一些陈石的藏书，怎么处理？要不你哪天有空，过来收拾一下？他手一挥：你做主好了，有用则